



锦鲤藏花

空城
隐宙
逝
经年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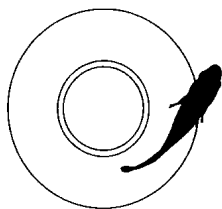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锦鲤藏花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鲤藏花/经年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

2010. 9

ISBN 978-7-5104-1149-6

I. ①锦… II. ①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8140 号

锦鲤藏花

作 者: 经 年

责任编辑: 残 阳 曲静敏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字 数: 120 千字 印张: 7.5 插页: 2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149-6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目 录

前序 / 1

浮屿 / 8

空城 / 65

隐宙 / 137

逝 / 218

[前序]

1.

冬日时分的黄昏,穿过广场拥堵的人潮。隐匿到时光的阴影处。如同冒死游向海洋深处的那尾锦鲤。明月从浮屿升起,有波光粼粼的风平浪静。海风迎面而来,带着浓重的咸腥味。人声鼎沸。他走在前面,背微微驼起。他高。我企图跟上他的步伐。因为太在意,太用力,撞到身旁来回穿梭的行人,又忙不迭地道歉,说,对不起,对不起。他便回过头,望着我。不言,不语,只静。

他的眼发着冷冷清清的寒气，我能感觉到落在额头的光，犀利。如此，我便觉得额角有鱼鳞在滋生。我想起，他经过时，在地铁轨道，随同地铁一起，呼啸而过。如同黑色的流苏，冰冰凉，掠过我的心脏。我同他说，我心脏不好，经不起强度的运动。所以虚胖。他如此高，令我必须仰望。他便得到我的崇拜。我颌首低眉。不再说话。

他从后背抱住我，将下颚抵在我的发里，感受我的由韧性的发和脆弱的骨骼结构而成的身体。我不承接，不拒绝。他将脸埋进我的脖颈，发出轻微的哽咽声。有泪滑落到颈窝深处。我便转过身，双臂紧紧缠住他的脊背，如同藤萝。以使自己更好地感受他的探索。他说，你如此白，且柔软，富有诱惑性，我从不知道，我对你如此贪恋，这使我无法原谅自己，如同一个耻辱。阮阮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存在，即危险。

我便咯咯地笑，从丹田处发出的声音，具有强烈的冲撞感。我第一次看到他落泪的模样，他并不是哭泣，仅仅默不作声地落泪。这是内心至深绝望的表现。有关他自身的绝望。

我说，若是日后你还能记起我，在黑暗中，微微转过头，仍记得起我的脸，想起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曾经有我这样一个女子经过，我便心满意足。我是一个宁愿活在虚幻世界的人，不同于你。离开你以后，我会想念你，从未觉得疲倦。只是想念便落泪，不能止歇。为此，我常常懊恼。眼泪总是出卖我们坚毅的内心与灵魂。我这么说，希望你不会耻笑我。

他离开时，亲吻我的脖颈、后背、小腿、脚踝。每一处都是汗津津的湿。然后握我的手掌，我的手臂，我手腕骨处的刺青。微弱光的房间，有反射的寂静，

深海处的宝蓝色。

2.

她，纪禾，迎面而来。头发如同枯草，散在后背，发丝上黏着小粒的桂花。裤子过于宽松而耷拉到腰间，随便挽起的裤脚搭在毫无戒备的脚踝处。黑色绒面的浅口鞋，恰好露出骨骼清晰的脚面，白皙，脚面白皙。脚踝左侧有一颗痣，并不明显。

我见到她时，如同感受到生之微小事务，怯惊怯喜。她就站在灯光背处。穿印染大朵蔷薇和鸢尾花的长衫，有沉重且典雅的气质。戴高高的镶嵌金边的黑色礼帽。纤弱的军用皮靴。有着顽童的不羁。在半昧不明的光里。有灵魂悄然接近。

她说，我舞，如同我的母亲。用舞完成倾诉，用舞感受存在，用舞代替生之痛。我的母亲槿，是个落魄的舞者，她怀孕，不顾一切地怀孕，已经预示着她最先选择放弃舞。她身材发胖，离开舞团。生下我，我的父亲却选择离开她。她对一切失望至极，内心空洞。她选择酒精、威士忌、尼古丁填补身体和精神上的空虚。堕落是戴着禁忌的失望。

她对我说，阮阮，我试图离开我的母亲，她的肝部出现问题，住在医院。我到医院去看望她，医生刚帮她注射麻醉剂。她躺在冰冷的病床上，极度安静。我靠近她，隔着十二月的寒光看她因消瘦而突兀的颧骨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她，我为之兴奋。将沾染晨露的百合花插进细颈玻璃杯。护士向我抱怨，说，已经深冬，母亲不许任何人关闭病房的窗户。这令医院方面很为难。母亲总是这样，太自我，太轻易制造麻烦给别人。

阮阮，此刻，她孤独一人。曾经在她生命中出现的男人，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不见。她对我说：每个人都试图离开我，惟独你不可以，纪禾。我是她精神

上的一个巨大的缺口。我是她与这个世界联系的惟一介质。

我很迟才认识她。她有无限宽广的可能性，如同站在舞台中央，灯光暗下来。仅剩一小束灯光，笼罩在她头顶上方。观众静下来，鸦雀无声的静。她穿血红色的弗朗明哥长裙，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无关轻重的捏起裙角。音乐响起，是吉普赛的木吉他。她甩头，慑人眼光落在左肩肩头。脚下舞步铿铿点，再下来是一场滚雷般的击踏，一个单臂下腰的舞姿之后，是一次长久的停顿。舞台灯光逐渐暗去。剩下她一袭长裙红如火把帮助全场观众照明。如此，她便进入波希米亚的巫之重地。她说，请不要理解，不要接近。

阮阮，我们总是对生命抱有太多幻想。若是长久的行走之后，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，紧紧握住汗津津的手心，能恩怨分明。醒来时，心情能有一半的清香。缠着双臂环抱胸膛，依靠墙壁，眼眉明澈，能有但看不语的缄默，自是无愧。她说这话时，并不笑。只嗅得到她发的清香。浓密的黑，长如一束质软的麻。

她扬着细长的胳膊，抓起一大把头发，挽在脑后，做一个发髻。动作敏捷利落。习惯用铅笔在纸张上写写画画，一时尽兴，往往随手将铅笔插入发中。事后，又忙不迭地到处寻觅铅笔的下落。2米长、1米宽的原木书桌，上面堆满了各类的书籍、画册。绿茶和咖啡包交叠置于古老装订的书籍上。香烟和水杯散落在桌角。强生的婴儿润肤霜和花露水，是必备的，搁置在最显眼的位置。

太用力，有各种摘抄的笔记本跌落一地。跌进年月深渊。以至于室内盈满纪梵希小壶蔻的香。

她的发散落时，如同旧历七月十五之沉坠。浮屿忽现，是海市蜃楼。饲养了三年的猫闪着明晃晃的眼睛看她，是琥珀的蓝色，有小小的凝白色点缀在其间。她便哭了。

一刹那，泪光里有燕宿雕梁，月度银墙。是从窗外飘进室内的桂花香气。她独自前进，如同燃烧的青纸灯笼，趁着子夜的黑前行，只为天野四散。走失在杜拉斯式的丝绸鸦片香与蓝夹缬上的昆曲里。最后，才发现，不过是乱了命途。

荒凉岁月，在爱中寻找锐痛。

有光束照射在眼皮上，便只觉得酸痛、疲倦。闭上眼，进入海之蔚蓝，有时光在反复折射。

她离开时，是一个阴冷的下午。一月末的北京。只记得马上要过旧历新年，空气里有喧嚣的气味。我去火车站为她送行。晚上七点的火车，前往满洲里。她带极少的行李。我们经过东四十条，豆瓣胡同。那里有清朝时期的皇家粮仓，现在被改造成一个小型剧场，只上演昂贵的话剧，并提供高级商务餐饮。她拎着行李走到门口，拿了放置在木架上免费的宣传画册，塞进行李箱。仰着面看我，说，可以打发火车上的无聊时间。她的鼻尖被冻得通红，张口说话，会有团团的白气在面前氤氲。

火车站的候车大厅，到处是拥堵的旅客。多是三五成群结伴返乡过年的农民工。离火车启动还有一些时间，她拉着我坐在火车站的楼梯间，阮阮，陪我抽一根烟，她说。阮阮，我们必须亲自学会如何过生活，任何其他外人都无法介入。她说这话时，微微笑，左侧唇角有深深的法令纹。

她在最后一刻进月台。只站在拥挤的人潮后，仿若，她不是四处流落族群的一员，只是前来为他人送行。她回过头，轻轻拥抱我，亲吻我的额头，说，阮阮，再见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
阮阮，再见。

我听得到她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喊，音域宽广，音调高。

3.

在人生嘈杂的茶餐厅阅读一份画报。只看介绍北京的部分，要了一份清蒸鲈鱼套餐。侍应生问：小姐，我们店最有名的是西餐，比如牛排，小姐，要不您？

我不喜欢吃牛排。只要中餐。

侍应生仍是青涩的少年模样。如此，我便以为我老了，只是一瞬间的念头。他尴尬地微微笑，看我，说：好的。便退了下去。再上来时，拿了一杯红茶，加冰。

总是睡不好，在凌晨睁开眼，窗外有丝丝的夜光，带着微风。能听到大型邮轮的汽笛声。他仍在睡觉，面相安静，有微微的呼吸声在鼻息间蹿动。在他周围嗅了一会儿，从黑暗中起身，背对着他，摸摸索索穿衣。一个人，走到阳台上，有夜航的飞机从头顶经过，经过大海航道上的灯塔，闪着犀利的红光。窗外有摩天大楼的霓虹灯光，紫红和宝蓝相间的颜色。已经入了深夜。有蛐蛐在黑暗的角落发出夜的鸣叫。十月，北方的天气已经入秋，夜渐渐凉了下来。只是，这座南方岛屿仍在夏之末端徘徊。

开门，离开他的寓所。他在身后发出轻微的翻身声响。穿大大的 T 恤

衫，套一件戴帽子的外套，走到街角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，店员是年轻男子，穿着印有便利店标志的服装，坐在店门口阅读一本封面陈旧的武侠小说。

看中的明明是红茶，却口口声声说，麻烦我要青梅酒。又买了冰冻的寿司。坐在便利店门口吃掉。有陌生的旅人背着破旧且大的背包上来问路，却因为着急而被寿司噎到。他又折回便利店要了一杯热咖啡，端到我面前，说，你喝。

咳咳咳咳。喉咙发出一长串的震动，声响便在街角回荡起来。接近凌晨的街道过于清静而更凸显咳嗽声。我想他醒了，开了房间的灯，轻声唤我的名字，阮阮。毫无回应，他才发现我已经离开了。

凌晨 3 时 1 刻，国际港口区有油轮鸣笛的声响。

他发短信过来，说，阮阮，你存在，即危险。你是我的危险。

看完短信，删除，而后沉沉睡去。

[浮屿]

背着你在岛上走，带着牵牛花
背着你注视屋檐落下的葛藤
穿过篱笆，用椰子油梳理浴后的长发

背着你负疚，把海滩走远走弯
背着你套上一个铜指环
在夜里你就可以——责备我，一边饮酒
责备我在整片向日葵的田间背着你

慌乱中生下我的小孩

花田里遗失三颗纽扣

就一块儿收走炒花子,炼油

背着你放逐,流浪,参加卖艺团

再也不会变成你性急,濒临崩溃的新娘

背着你不理人不说话,读陌生的书,卷纸烟,喝茶

你又可以责备我

这一次的分别果真就叫永久

背着你不时纵声大笑

不经意走过一遍,屏东东港不老桥

再也不能,再也不能

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变老

背着你淋雨,背着你跳舞,背着你挥霍

背着你站在一棵树下

不知为什么地就是很快乐

惟有快乐的时候可以肯定

你再也再也不会责备我

背着你背着你哀愁

哀愁我的快乐

——夏宇

1.

你华美，你火热，你俊秀，你轰烈。我愿坚毅，我愿执迷，我愿痴缠，愿死心塌地，竖起手指起誓此生落泪也只为你。

若你眉眼青青兮欲雨，我便领首水澹澹兮生烟。若你守着春江花月夜楼台，我便盼着欲醉还羞情到来。若你做一个虚浮的美梦，我便偷偷爬到你的胸口，做那株永不凋零的树藤。若你是忧伤，我便做那一抹蓝，沉入深海，割裂那轮水中月。若你是座浮屿，我便做那盘明月，只在你的上方出现。

最后，你只是低下头，沉默了。你站在冬日黄昏的夕阳光里，如同一弯竖琴，从我心底撬起了那首埋葬已久的乐谱。你沉溺在光里绯红的脸颊，我只能用来遥望。我如同顽石，坐井观天，期望守得云开见月明，我要你见证我的忠诚。有泪在我眼眶里跳舞，你却转过身，离开了。我期望，眨一下眼，便能迷失自我，而后，让我对你的爱落地生根发芽。

扶严说，你的爱让我重返鸿蒙时代的梦想之地，让我得到救赎。我不回答。后来，他便逐渐安静下来，垂着头，不再主动张口，不再张口表达任何。

生命静下来时，天空便开始飘雪，夹杂着硬实的寒冷。细碎的雪花贴着大窗的玻璃落下。白昼消失殆尽，天色黯淡下来，没有光。分辨不出具体的时间。只记得那是十二月末，北方已经入了寒冬。我在机场的咖啡馆等他，阅读

一份旅行杂志。除了我,还有几个鬼佬滞留在那里,行李堆在地板上,他们用葡萄牙语轻声交谈,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,并不嘈杂。用简单的英文,向侍应生要咖啡、伏特加、芝士蛋糕和热水。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暖白色的雾气。空气里有甜品和雪茄的香味。凭借声音,能粗略判断,有飞机在跑道上滑行,发出沉闷的轰鸣声。他从窗外经过时,我扭着头,在同侍应生讲话。他站在窗外,只看到一个颇长的脖颈,在暖黄色的灯光下,微微暴露青筋,阮阮,你的脖颈雪白。

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。他说,大雪弥漫时,整个世界如同一张黑白照片。你是彩色的,挂在橱窗里,就定格在那里,看不到你的面容。只能从背后看到松松散散的发髻,有发落拓地散在脖颈里,耳垂上挂着松绿色的坠子,小小的,颤巍巍垂着。

他穿黑色的大衣,推门而入。肩头上全是落雪。站在门口,扬着唇角,只笑。径直朝我走过来,仍旧是笑。脱下大衣,要同我握手,有初次见面的拘谨与尴尬,像个孩子。我也笑。

他说,你的眼眉里水汽氤氲。又问,在南方生活,很少见到这样大阵势的雪吧。他的声音很轻,但有力。落下来时,如同银匙在敲打瓷器。是地道的北京口音。

我只点头。

我沉默不语,一瞬间,他便也不再说话。只静静看着我。我捻灭烟,说,我想找个人,能同我说说话。或者,在我背后,发出些声响。让我知道,有时间、食物、丑陋、意志、睡眠、阳光、新鲜空气存在。

他答我,我明白,我明白。话语里有浓重的解释。你只是一个人生活太久了。

所以——

——我带你回家。他说这话时，并不看我，扭着头，向侍应生示意有需要。又问我，热的杏仁茶，合不合胃口。见我点头，他才同侍应生讲，麻烦，两杯热的杏仁茶。

饮完茶，他带我离开，那帮鬼佬也开始收拾行李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是要返回欧洲的家乡，还是继续他们在异乡的旅途。

他开大的切诺基，车子泊在离咖啡馆有一段距离的停车场。出咖啡馆时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，地上铺满了白雪，并排的路灯亮起来。有风。仰起脸来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雪花的形状，一粒一粒的凝白色。有神色匆忙的旅人拖着大件的行囊，从身旁经过。世界成了屹立在宇宙边陲的小镇，生命显得空阔而苍凉。情感如同冬日里北方大树的枝桠，粗壮且清晰，向空中伸展。

他戴白色的口罩，遮盖到鼻翼的位置。拉着我，踏进白茫茫的风雪里。他长得高，步伐又快，走路却很轻，如同他的声音。能自如地令自己与身边的人协调起来，他懂得如何照顾人，身上有温柔的气场。我从遥远的南方岛屿，迁徙到这里，只为投奔他。我从来不相信自己，可，除了自己，又没有其他可依靠，我无处可去。见到他，我开始去想信任的模样。我需要找一个人来爱，得到温柔。

走了一段路，他便停下来，站在路灯下，影子拉得好长。伸出手掌，摸我的脸，一把冰冰凉的泪水。他不说话，倾下身子靠近我。有小豆蔻的芳香和峻烈。我仰起脸来，他逡巡着问，你在想什么。

旅途。毫无尽头的旅途。在遥远的新疆，喀纳斯。冬天，大雪封山，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房顶、光秃秃的枝桠上，那个时候的禾木村如同一幅美妙绝伦的

水墨画。那里是图瓦人的聚集区。天气晴朗起来,阳光顺着炊烟升起。

旅行杂志上的照片是她拍摄的,名叫纪禾的摄影师。我在机场咖啡馆内阅读的旅行杂志专门介绍了她。

在风雪弥漫的大兴安岭,她戴着毛皮帽子,双膝淹没在茫茫的雪中。穿笨重的军绿色大衣,围巾拢在头顶,包裹着脸,只露出圆鼓鼓的眼睛。双腿陷在厚厚的积雪里。眼皮薄,鼻翼微扁,但鼻头是肉嘟嘟的圆。看不清她的表情。这是她刊登在杂志上的个人照片。话少,照片底下附着一行小字:假使活着本身是失败、毁灭、伤感的贫困,死了便是幸福和咏叹生命的歌谣。以及简短的个人介绍:纪禾。摄影师。边远地区的行者。

过了好久,我仍记得那晚的落雪,好大。车子驶进大雪里,如同进入生之最初的洪荒里。周围安静下来。外界的黑暗和喧嚣,逐渐涌入。听不到任何声响,只有黑暗和嘈杂。来自内里,不分青红皂白,毫无章法。我觉得倦,上了车便睡,蜷缩在后座,身上盖着他的黑色大衣。只觉得车子一直升,一直开,开到黑暗尽处,风停,雪止。进入金木樨的清香中,有光,是橙色的街灯。光不过是记忆。

2.

破碎带来绝望,抑或是新的开始。

似乎从很早开始,我便渴望有一个固定的居所。不断的更换栖身之所,让我疲倦不堪。从一个住处,到另一个住处,带着为数不多的衣服,大量笨重的书籍,旧物。两个大编织袋,塞得满满当当。一只棕黑色的行李袋,粗糙的麻